

閱讀藝術品，除了藝術家的概念，還有是誰把深刻的概念順利地呈現於人前，也值得關注。藝術品製作者是藝術背後的實踐者，當中對藝術的理解、手藝功不可沒。黃正發師傅從「招牌佬」成功轉型製作藝術品，當中靠的正是與藝術家「一齊癲」的精神。



發哥（左）與何兆南在工作室製作裝置的小台階。

藝術背後的招牌佬

現時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《喘息空間》展覽展出的裝置作品《佛光普照——壹》，由本地藝術家何兆南創作，以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為基調，並採用現代手法呈現。作品能夠安然展示，靠除了是何兆南的概念，還有黃正發師傅（發哥）背後的手藝協助、實踐。

一齊癲的藝術

初期曾替不少大學藝術系學生製作藝術品、set up 展覽，及後跟不同的藝術家及藝術機構合作，也曾受邀到香港浸會大學主講關於製作藝術品經歷的《百論不如一戰》講座，發哥戲言自己由「招牌佬」轉替藝術家製作藝術品，是幸運的經歷。

發哥一直從事製作招牌、膠片業務，可是行業日漸式微，經營環境淡靜。六、七年前的一天，他到中環交貨，遇見本地藝術單位 Para Site 某位前任經理，正於展場中做布置，發哥見他貼東西不太順利，便主動上前幫忙，發哥的仗義令那位經理留下印象。及後，經理主動聯絡發哥，請他幫忙另一個展覽的設置，發哥自此便踏進了藝術界。那段時期，發哥亦替一位香港城市大學學生製作作品來展覽，「當時那位學生的概念的確不易實行，如果百分百按照其設計，成本高昂，難以實踐，我便依照他的概念，一轉裝置作品的呈現方式，最後作品大獲好評，那一次，便奠定我往後製作藝術品的路。」

不少藝術家也特地找發哥幫忙，發哥「走紅」藝術界，他人氣雖然不是個人創作那種，而是他的手藝能與不同的抽象藝術概念連結。發哥與不同的藝術家是朋友；甚至，不少藝術家因創作的不穩定性而令後期製作時間倉促，或是藝術品製作上遇到難以應付的技术問題，他們也找發哥「求救」；而發哥對於藝術家這種脾性也十分了解，雖然

藝術品製造者發哥（左）與藝術家何兆南，在製作作品的過程中有着很好的溝通。



《佛光普照——壹》的製作過程。

何兆南作品《佛光普照——壹》結合藝術家的概念，與發哥的手藝。

他不是從甚麼藝術範疇出身，但總能跟不同的藝術家溝通、合作。藝術家難以溝通？在發哥身上根本找不到這問題。相反，他與藝術家們總能擦出合作的火花。

何兆南笑言：「每次提到藝術家，不少人也說笑，藝術家是最麻煩、高要求、想法奇怪的一群，創作時的思路『很不工業化』，經常只從概念出發，我相信不是太多師傅願意配合，但發哥則會與我們藝術家『一齊癲』，他熟悉不同物料的特性，有時候更會提供物料

一些我不知道的可塑性，令最終作品有更好的呈現形態。」

一看以為是霓虹光管製成的《佛光普照——壹》，原來採用了 LED 燈帶製作，何兆南解釋：「本身我打算用霓虹光管，但發哥提醒，由於安全問題，霓虹光管多設於較高，一般人觸摸不及的地方，而我預算參觀者能與作品自拍，這不少不容易讓人有觸摸作品的可能，加上作品放於戶外，安全考慮也更多，於是發哥建議用軟性的光帶來造。」



替藝術家曾吳於去年展覽《對聯／對線》製作的燈帶作品。



低調地展現

發哥同樣利用用途靈活的燈帶，讓另一位本地藝術家黃樂法的作品《Time is a River》現正順利地在韓國蔚山市《第十一屆太和江美術節》中展出。黃樂法本身希望以霓虹光管製作「Time is a River」字樣，置放於大草地的河邊，可是因為製作時間太緊絀，發哥坦言要沿用霓虹光管製作是不大可能，故建議轉用效果同樣突出的燈帶代替；過程中，發哥還替藝術家考慮多一點，發哥說：「藝術家本身打算手攜霓虹光管的完成品上飛機，但如此易碎的物料並不易攜帶，如果要特別的運輸安排，費用又是不菲……」最終，發哥便以軟性燈帶製作了裝置作品，黃樂法與發哥也滿意最終效果。

曾有外地媒體找發哥訪問，形容他是「藝術家的背後」，他自覺這形容很貼切，「以往，每次完成製作，我也不出席任何 show，直到有一次替日本藝術家 Momoko Suzuki 製作，她千叮萬囑畫廊的人，叫我在展覽開幕時要一同出席，因為日本人很重視手藝，尊重工匠。在這次經歷之前，我一直都是躲起來的。現在，當有作品完成，有些藝術家會讓我在作品隱蔽之處簽上名字，我也會簽，但會寫上『反手字』，不太清楚便好。」

《Time is a River》的部件，到達現場後，待裝展的一刻。



黃樂法作品《Time is a River》現正於韓國《第十一屆太和江美術節》展出。



黃樂法（左）與發哥在工作室商議製作情況。